



談浙



光緒十

四庚戌

子春正

月校集

談浙自序

古書以談名者唐有桂苑叢談戎幕閒談宋見於藝文志者十有八種而鐵圍山叢談夢溪筆談爲最著明史經籍志有深雪偶談席山輔談二書凡其所談皆不專指一事也

國朝談往錄談龍錄則止談一事矣夫稗官小說采掇街談巷議以成編類多因人而櫟綴若廣搜兼聽仍以已見斷其是非則淺語也具深心談諧也有諷議矣夫粵匪之擾蹂躪十六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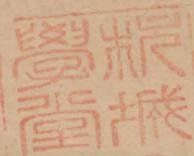
談浙自序

一

川 〇 上

淪陷六百餘城河山錦繡也而草莽叢之城郭樓臺金碧也而瓦礫狐兔紛迷之傭奴牧豎皆勸糧課稅之赤子也而青燐螢火變化之幸賴中興日月重麗雲霄篤生佐命諸賢整飭乾坤白簡以繩驕怯飛檄以走雄師露布以馳捷報寰海告平億兆歡忭異日修中興

聖武之紀必有著作鴻儒綜天下之大勢考數十年前後之得失秉筆成書藏之名山登之天府以昭示於億萬年者若瑤奔走下僚旣未能



簪筆樞密與聞軍報又弗克負笈閒遊周歷秦楚燕趙齊梁百粵之區訪求故實新知以成巨帙繫身吳越卽東吳西吳且未能盡識徧陋極矣顧自道光庚戌歷咸豐一朝迄今同治辛未已二十有二年均輾轉俯仰於浙東浙西之境所任之地赤緊居多烽火驚心羽書駭魄凡夫天時之遷變地利之險易人情之糾紛皆以靜念觀其動態而知其成敗之由也久矣茲於交游朋好搜輯筆記作談浙一編聊紀身世之遭

談浙自序

二

逢也章分之欲其明也體綴之欲其連也錯綜之欲其變也事詳紀之欲其實也情臆度之欲其虛也說文曰談淡也徐氏解爲和懌段氏解以平淡余意從言炎聲或有蒙莊炎炎之意與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惓者如焚如熏也則談者豈皆和懌平淡之義與請以質之知言者同治十年九月重陽善化許瑤光雪門誤

談浙凡例

說卦序卦讀易之例汲冢周書序於尾繫古序跋後今例居前吾今從眾有開必先故先談作是書之例

儀禮難讀戴禮易知一則瑣記一有議詞情至之文可歌可泣推波助瀾顯出深入不作記而作談以此

金華一子詳說南唐豫人談吳仕宦之鄉官到西湖于今廿載目覩滄桑波濤口海余楚人也

談浙凡例

不談楚而談浙親見則言之切矣

經諱國惡傳則直書或嚴或夸不必盡符王庭揚言草野諷議同異之間有忌無忌所談不盡與奏牘合

麟筆編年國風繫地天有其時地有其利茲談從地十一府城江皖閩豫議論縱橫每篇雖以年次而必以地繫且及鄰封者所以化畛域之見也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犧經示象繫於苞桑人頌

中興此談敗壞於千萬年式昭法戒於失守之事轉詳

諡以易名褒忠典異記宜書名談宜稱諡受大受細要有等差君前臣名不可不知凡得諡者皆稱諡惟自咸豐初年至今得諡者三百餘人世不盡知不得不微分軒輊其文武大員昭昭在耳目者則稱諡不稱名其三品以下及偏裨得諡者則於諡下旁註名至恭述

諭旨下則大臣亦稱名昭敬也

得諡諸公間有未及考定者仍

官稱

談浙凡例

二

川上三

卽日爲美不日爲譏其實不日亦係闕疑陷城殉難例宜書日有不日者俟考其實

混混黃河發源積石參天棟材萌於寸尺矧茲么膺螳臂攘戈爲虺勿摧爲蛇若何凡談一事必追溯其所自來

懷襄爲患海其所歸浮雲蔽日終與岫依魯文敗狄傳及齊襄旨左有例鄭瞞遂亡如談石逆犯浙談及入蜀遵此例也庶幾有來有去

不臥衾中不知衾狹地棘天荆兵餉匱乏如刻如激山鬼罵人持平之論宇宙皆春所談不爲苛刻之論

石剝見玉沙汰見金觀由察安人乃見心一念貪玩殃民蠹國明鏡照膽原非苛刻談雖不求刻而隱情必挾所以示戒也

左氏富豔其失也巫石言豕立神鬼有無劉勰正緯有助文章而況妖孽而況禎祥故談及災異

談浙凡例

三

兵以衛民團亦助兵究屬聚眾事變迭生添膏助鎧膏多鎧滅火水相仇調和失節談團練以此

善必有類鸞從鳳凰醜亦有類役虎者俚外寇之來內訌蝨賊嘯聚引導奸宄莫測兼談土匪翦除宜先也

春秋經也不書盜名班書史也詳載分明茲乃談也非經非史著意渠魁米賊不齒自僞王以下非因事連及者不談其名節繁文也汰夸飾

也與無錫吳勛吳中平寇記之例異

談浙凡例

四

談浙卷一

善化許瑤光雪門甫纂輯

談咸豐三年設防甯國之始



咸豐三年春粵逆由湖北陷安慶遂陷江南揚  
鎮繼失東南大震提督向榮欣然追賊至江南  
札營雨花臺爲蘇常障蔽蘇常避難者紛紛遷  
至杭州杭民亦相率他遷錢江舟楫爲之一空  
搢紳先生賃屋居杭者抹其官衙門帖若懼賊  
入城適以招害也浙省偏處東南地漕繁重絲  
利魚利鹽利又稱富饒宦途趨之若鶩守牧令  
候缺者至官廨不能容是年三月撫轅聽鼓者  
縣令不過二三人餘率借事他往官民驚惶如  
此福建黃宗漢壽臣撫浙聞蕪湖已爲賊踞恐  
賊從徽甯入浙乃請設防於甯國時安慶已陷  
皖省改設廬州皖南隔於長江文報不通徽甯  
池太廣德無所統轄乃請皖南道單章入告後  
并設皖南鎮旋欲改甯廣暫歸浙轄卒以中止  
甯國弁員勇丁均由浙定餉糈軍火均由浙濟

浙中向無勁旅乃乞師於向帥其時向營兵餉除蘇常供給外每月由浙協濟六萬撥解未嘗稍緩向亦以浙爲餉源因而健將勁兵絡繹調赴甯國甯國兵勇大約川廣楚三省之人多本省則募之台州如夏寶慶陶寶登皆台盜也浙江杭嘉湖本爲澤國人素柔靡衢嚴金處有力而無膽紹興則智巧有餘猛勇不足惟溫台甯三府濱海負山氣質驍悍而台州瘠苦又甚於溫甯其人頗可用惜以盜首督帶招勇之始其源不清浙江本籍之不出將才職此之故此外紈袴子弟黃緣帶勇藉爲利藪名梯而又有商賈之流如俞斌者以權算之傭趁因放債得交結於當路亦令帶勇以相償其恩而中分其所冒輕科之爲糜餉實按之則盜帑也乃江南旣失以後浙江尙得苟安數年者實賴有甯國之防扞始者不爲無見惟自此以後防甯國不出甯國一步賊來始戰賊去不追賊來報警賊去報功以致三年防甯國六年失甯國後經鄧軍

門攻甯國復甯國周天受終失甯國則防之一  
字誤之實設防之始已無進剿之心誤之也且  
浙江防甯除自招台勇外其將皆借之向營夫  
兩人同試文場其筆墨之佳者必不借之同試  
之人兩人同試武闈其弓馬之佳者亦必不借  
之同試之人金陵日日交戰浙江日日借將其  
應借者果皆驍勇乎且無論其不驍勇也即使  
所借得人而客將多豪稍有驕肆欲黜抑之而  
不能且初至之時地利人情又復不熟幸而得  
勝待之不得不恭不幸失利彼且借詞於客兵  
之不悉地利而以卸其責焉匪獨此也浙信緊  
則借金陵之兵以援浙金陵緊又調援浙之兵  
以回援勇健之將催趨尙易於前進一遇疲怯  
則往返道途遲遲吾行此催其來而不肯遽來  
信愈緊來愈遲矣彼催其返而不肯遽返賊已  
退而兵乃至矣水路供其舟楫陸行供其夫役  
州縣借此以浮冒報銷而錢糧致多虧缺長年  
奔走與賊相見之日少可深慨哉鄂撫胡文忠

公會疏於

上云國家用兵數年各省皆有得力之將數人以折衝禦侮於其間浙省之有與否臣不得而知之云云是鄰封知浙省之弊而浙人不知也夫設防初始似亦不能不借不料相沿不改咸豐五年則借福建之將饒廷選以守常山六年又借金陵之兵以始防常山終防甯國而金陵大營亦因借多而自潰八年則除借金陵外又借徽州及江西之將以守衢處至咸豐十年杭州失後蘇常繼失大營之兵無可借則收敗將潰卒以守杭而杭事遂至不可爲此其弊不由甯國設防之始之所致而由繼事之人不能改絃易轍之所致也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不其然與

談咸豐五年春浙江入賊之始

咸豐三年五月賊撲江西江忠烈公忠源岷樵由湖北臬司奉

命幫辦向榮軍務率楚勇援江西城圍既解楚  
勇半散忠烈乃率鶴麗鎮之兵救田家鎮時鄂  
省之防田鎮者爲糧道徐豐玉石民漢黃道張  
汝瀛伯雨荊州知州李剛介公櫛子蕃候補知  
縣杜文浩少牧軍敗死焉忠烈兵少亦不能獨  
振是年常山已告警然賊恃舟楫以往來於江  
湖間尙無旁竄浙省之意四年冬羅忠節公澤  
南羅山李忠武公續賓迪菴敗賊於田鎮五年  
春三月廿日又敗賊於弋陽貴溪之大水橋進  
攻廣信廿七日復之賊乃由玉山入常山境走  
七都球入開化遂由婺源而竄徽防土匪導之  
陷徽州府及歙縣休甯婺源浙撫何桂清聽金  
華知府石景芬副將魁齡請派兵會圍練復其  
四城是爲浙江入賊之始是時常山防兵無多  
除衢鎮本標兵外只台勇數百人賊入玉山衢  
鎮兵潰台勇乘機搶掠賊入常境台勇飽掠而  
走縣令李蟠根生陝西洋縣人年已七十矣然  
強項不畏事衢府徐相黼庭漢軍人在常設防

以舟作寓舟中有妓談香者徐妮之聞信卽開船走李蟠手拉之曰請與公同死此何遽行徐無語卒回衢李乃服公服坐堂皇以待賊賊卒因羅忠節追之急不敢深入常山得保無恙常民由是德李蟠次年李以疾卒常民爲之立木主於邑廟側以祠之自此次入賊以後當軸乃以常防爲重調福建漳州鎮饒壯勇公廷選梅衫閩人也擊小刀會於閩有功洊升總鎮旣至常頓兵於城未嘗札營亦不知營壘爲何物蓋

閩地多險阻扼險以守卽足以杜賊衝小刀會多烏合饒部下有健將畢定邦賴高翔二人各帶漳州兵勇以爲其爪牙故閩省卒平至此狃於閩省之勝卒不札營至六年八月往援廣信率兵六千餘城外亦無一營幸畢高二將力戰解圍饒得晉勇號由是愈以爲營可不必札矣八年饒守衢亦居城中札營城外者皆外援兵勇衢州圍解饒之威名愈著浙中人無遠識未嘗深較

朝廷更無由知之未幾卽有提督之命至十年  
由衢移守杭州十一年出防蘭溪轉援浦江中  
丞王壯愍信之愈深而饒之治軍愈壞卒至全  
浙失陷人始咎饒之無能爲而究不知饒所以  
無能爲之故吾因浙江入賊之始論及之以見  
命將出師必深究其終始勝必究其所以勝敗  
必究其所以敗有屢勝之將而卒不可恃者有  
屢敗之將而尙有可用者彼有將將之任者顧  
可據成敗以論人哉其時台勇掠於常山旣飽  
潰至西安縣令吳鴻來擒殺百餘人過龍游民  
團又殺數十人至蘭溪縣令密雲路又率民團  
截殺之台勇鮮得脫者然台勇旣飽掠團民之  
殺台勇者又轉飽其所掠甚至借殺台勇之名  
遇估客貲重者奪其所有而殲殺其人由是龍  
蘭沿河團練頗以殺遊勇爲利至咸豐八年石  
逆由江常下竄衢州龍蘭團練攔河稽查商船  
官船稍有輜重者卽以形迹可疑殺之其逃潰  
各勇更無論矣甚至金衢道繆遣差弁由衢赴

蘭亦被殺至咸豐十年二月杭州失守五月而  
涪安入賊龍蘭團練乃無勇不殺無船不查無  
客得脫矣至十一年團與張總統勇鬥而乃釀  
大禍矣

談咸豐六年八月常防出援廣信

六年四月弋陽告警駐常之貴州義安鎮總兵  
饒壯勇公不敢出札至六月福建調游擊賴高  
翔帶漳勇二百守備畢定邦帶漳勇三百赴常  
聽調饒乃於六月出防玉山七月有賊從江西

談浙卷一

八

之甯都州竄建昌撫州遂由金溪竄貴溪弋陽  
廣信告警學使廉兆綸樹峯因江西四面皆賊  
於七月赴廣信校士信警貴溪有四秀才率眾  
禦賊敗焉一秀才躍馬陷陣死時樂平石景芬  
韞齋在貴溪勸團聞秀才兵潰遂脫歸廉樹峯  
借往河口防堵名亦出城今船政大臣廣信府  
知府沈葆禎幼丹福建人林文忠之壻也於饒  
壯勇爲同鄉作書乞援饒素怯然是時撫建失  
守湖南李元度鄧輔綸攻撫甚急賊不敢出其

竄貴溪者乃從甯來甯都與閩交壤謠傳此賊非長髮乃小刀餘匪饒擊閩省小刀有功且恃有賴畢二人乃決意往援不知實老髮賊也平定粵匪紀略稱爲鞭錢會誤矣聞卽僞干王洪仁玕也仁玕爲秀全同祖兄弟六年以前尚在粵洪逆雖離巢粵中餘匪方滋仁玕招集多人以附金陵由江西走徽州順撲廣信紀略謂乞食來吳不足信也時陳竹伯中丞被參後在玉山聽候查辦亦憇惠饒援八月初四賊全股已

談浙卷一

九

抵貴溪貴溪離廣信僅二百里疾趨則二三日可到會天大雨不止賊不能遽進由玉山赴廣信約百里師陸行需二日饒於初九日拔隊溪河大漲舟行半日卽抵廣信賊離城已止十餘里矣官兵倉卒入城修守備十一日出戰於西郭漳兵衝陣賴高翔已被鈔畢定邦持矛躍入手刺數賊賴乃脫十二日又戰勝之十三日畢從北門出手拉騎馬賊殺之賊敗走畢奪得黃旗入城樹之於西門羣賊方從西至見城上黃

旗吹螺引隊蟻附城下我兵齊發礮擊之斃賊無算十四日各軍爭出戰大敗賊於寶塔山十六日賊乃由德興竄去廣信圍解饒鎮遣兵迎廉兆綸於河口廉入廣信大奏捷文武各請獎敘浙撫何不慊於廉逾月檄饒歸常山饒亦不願居廣信乃率眾旅返畢定邦康侯山東人其父善拳棒以武藝遊閩定邦悉得其傳父死隨饒鎮平小刀會屢立功嘗夜偷營誤墜深濠賊以鐵鉤刺之定邦援鉤縱入營殺數賊拋火毬

談浙卷一

十一

焚其營乃復躍出來常時年只二十餘翩翩如書生無武人相性至孝奉母最謹吐詞尤知大義初赴玉山時余設筵餞之賴詢曰玉山屬何省轄余曰江西又曰防王之兵餉於何領余曰由浙給賴曰守江西地食浙江餉可乎畢不悅曰吾輩食皇家餉守皇家地問疆界何爲乎其深明大義如此後率所部歸閩勦賊勇械鬥畢彈壓之爲其部下鎗傷以陣亡奏得卹典郭遠堂先生有募鄉勇新樂府云桓桓如虎畢將軍

倒戈竟受前徒禍蓋紀實也至此次援廣信非浙撫何之本意也亦非何之必不欲也是時金衢嚴道乃溧陽繆梓帶兵駐常山與饒不相洽饒既往援請繆派兵駐沙溪以通廣玉之餉道繆不允行請兵填札玉山舊營截賊東犯繆亦不允行其子三男所帶之福勝勇轉出札常山東門其行爲大類如此私短饒於何何因而不慊之幸而畢賴力戰解圍故饒得生還耳至廣信之守也幼丹夫人林同在危城中僕媪盡逃

談浙卷一

十一

夫人躬親爨汲神色不變一切衣奩藏蓄絲毫不移解危後出其所蓄以餉士各營喧忭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蕙閣女流得助黃堂之勳業已而沈任封圻不與有榮施哉冠劍中不易觀此人久矣

談咸豐八年石逆犯衢州遂陷處州旋竄閩疆  
事略

咸豐六年五月江南大營潰向營退守丹陽七月卒於軍

朝廷以和春爲欽差大臣張國梁爲幫辦金陵諸逆酋聞向榮卒羣相慶幸僞東王楊秀清欲圖洪秀全以自立令其下呼萬歲洪逆知之召僞北王韋昌輝僞翼王石達開并圖之韋逆先至乘楊逆招飲之次刺其胸洞之烹而殲其黨石逆自湖北後至以韋逆太酷爲不然韋怒將并殺之石逆縋城遁韋逆悉殲其妻孥洪逆懼韋逆之橫也轉攻韋逆殺之石逆自安慶還卒亦不能自安復之安慶與洪逆分率其黨分擾江皖之間旋踞撫州時湖南援江南之兵軍威甚盛石逆遂欲入浙分踞一隅以自雄其時西安將軍福興奉

命專辦江西東路軍務六年冬由金陵過浙七年駐弋陽石逆由撫出擾福興不復禦乃退廣信時常山之防甚密石逆乃由廣豐擾閩之浦城以入江山遂撲衢州先是防衢之兵均駐常玉至是退保衢州巡道繆梓其麾下楊國正瞿先仲之勇尚可恃衢鎮饒廷選無能戰兵勇

然調停兵民頗得法知府則馬椿齡西安縣則  
濱州李甫田李文襄之七世孫也康熙初造耿  
逆反於閩進逼浙境文襄禦之衢州札營銅錢  
嶺卒保浙江幾二百年矣衢人聞石逆警信有  
扶乩以問安危者傳言文襄降壇云衢可無恙  
吾將使吾孫保護焉已而甫田署西安危城果  
保人以爲異云賊至衢城守已豫福興辦江西  
東路之賊所以防浙也賊旣入浙福興不自安  
亦來援衢旣至索犒勢甚洶洶出戰而捷已捷  
仍返江西以浙不欲畱

談浙卷一

三

川四一

廷旨亦切責之也時李元度之兵來常營官彭  
定結營屏風關童梅華郭世源彭斯舉堵於水  
田隱防回竄江西兼以遙爲衢援賊之犯壽昌  
者中丞檄李定太禦之吳再升助之張都堂亦  
調徽防之兵以來援賊不能深入其分股由永  
康武義旁竄處州遂陷府城時金陵派周天受  
胡安泰之兵以援浙最先至明鎮之兵染江南  
驕淫之習甚深軍中多美婦人豔妝華服馱以

肥馬招搖過市民咸驚訝其所部仁勇尤爲不仁由蘭溪過金華以入縉雲一路擄掠至鉛錫場鄉團大呼賊至仁勇狂奔遂拾其器械以殺之并奪其輜重將官死者馬姓秦姓唐姓勇之得免者不過十之二三遂不能軍其實不遇一賊也周天受之兵札金華城悉佔民房五月十三日買牛祭

關聖不給價於民團民闕入周鎮出令肆殺殲民團數十人遂與民不協其時浙東之民團未

談浙卷一

十四

能禦賊而先與兵勇爲仇明鎮之勇因驕淫而殲於處團周鎮因牛兵與團鬥將帥治軍不嚴致浙民玩視之而狠鬥之固無足論矣乃其時繆道派營弁一員攜兵五人持令催油燭道過蘭溪蘭溪民團毀其文折其箭悉數殺之此尤駭人聞聽者明鎮旣敗晏中丞恐賊從永康以窺紹興請金陵續到周天培涵齊之兵由諸暨進以防永康周聞諸暨乃陸路貪於舟行乃乘舟由錢江至蘭溪晏雖諂屬不顧也其時衢防

之兵二萬有奇金陵徽防甯防之兵接踵續至  
兵既以分統而不相下其兵又以客而難節制  
浙紳之官京秩者請趣征皖之李續賓赴浙藩  
本任以援浙鄂督官文力爭而止何桂清請金  
陵和帥來浙統治諸軍和以疾辭不果晏中丞  
乃請周天受督辦金處請張都堂移駐嚴州督  
辦衢嚴張尙未至而賊退周天受飭副將陳開  
選游擊吳再升尾之六月初九報收復縉雲矣  
周天培報收復宣平矣陳開選瞿先仲及溫處

談浙卷一

五

道俞樹楓於十六日報復處州矣賊竄閩境過  
松陽知縣張士超越泉禦賊死之石逆既入閩  
浙撫晏檄總兵饒廷選副將張騰蛟援之又飭  
副將陶茂森韓廷桂出江山分兵出龍泉以援  
浦城而浙省報全境肅清矣先是

朝廷以浙江爲財賦之區餉源所出東顧甚殷  
時曾節相以侍郎丁父艱七年春回籍至是  
廷旨起復促赴浙江辦理軍務六月十二日由  
長沙水程赴九江逮至河口而浙事緩聞事急

復奉

命援閩遂改道由鉛山入閩不復至浙鄂督既  
畱李續賓旋請飭蕭啟江劉騰龍由祁門馳保  
杭州繞出賊前爲捕鹿勢

廷旨允而旋亦未來則以石逆已入閩也石逆  
不得志於浙乃擾閩疆旋踞汀州甯化九年二  
月由龍巖州越山走江西之南安以入湖南之  
永州陷桂陽興甯宜章郴桂二州以攻寶慶爲  
楚軍所大敗乃徘徊於廣黔交界之深林密叢

談浙卷一

十六

川文

中以入蜀後殲於蜀焉是役也浙省援兵過多  
正供不足捐輸又不足運司楊裕深進變賣常  
平倉穀之計賤售以供軍餉而各府縣之積儲  
蕩然無存矣是年英夷距廣東省城有北犯勢  
天津講防京師望南漕甚殷撫軍晏截畱十九  
萬變價充餉

朝議允之而終不謂然五月廣西藩司胡興仁  
入京陛見奉

命馳赴浙江隨同侍郎曾幫辦浙江軍務吾楚

疆臣有以不足爲幫辦密劾之者奉

旨朕自另有用處蓋俟其入浙卽命以代晏撫軍也胡撫七月舟行至嘉興維纜不發奏報已入浙境而調晏來京授胡浙撫之

命隨下嘉興縣學有老柏其年若葉結作翠球鄉榜必得元是年夏結毬而晏撫已奏停鄉試人謂柏兆不靈已而胡撫得

命請以十月補行而嘉士得元草木亦似有靈者胡履任後裁海運保案以懲前太濫添修岳

談浙卷一

七

廟朔望行香以禮忠蓋於正漕之外招商采米欲實京倉金陵大營除每月協餉六萬外商肅清皖南之款五十萬於浙胡亦許之乃倡借捐之法亦似公忠體國者惟因衢防旣鬆以浙省爲完善之區頗事西湖游讌喜以銀管吸鹿血屬吏以生鹿餽之者無不受僕婢多杭人聽其出入一舉動皆傳於外致湖紳楊炳京控湖守梁正標牽胡撫演戲爲樂以致罷職余因衢防兵事關疆臣之遷調故縱談及之抑又聞之凡

草木被翦伐而復萌芽也必畱其本根焉咸豐二年粵賊撲長沙不破天畱以爲恢復東南之本也咸豐十年蘇省全陷而上海孤存一角天畱以爲恢復蘇省也十一年浙江全陷而衢州獨完亦天畱進兵之路以與我恪靖伯也第衢州之存雖存於十一年之能孤守恪靖之能援護而實存於此次之先警以兵災何以知其然邪方石逆之來犯也衢城居民紛紛外徙官亦不欲多畱以竭米穀且以擾防守之計也聽之

不禁乃出城避地者慘遭擄殺而城居轉安然至十一年賊至民懲於前事坊巷之民安居不動矣其鄉農無不攜牛負米罄家具而移入城賊無所擄而民心愈固與堅壁清野礪堡之法隱合而又附城之房屋八年焚之一空不能藏奸池鑿加深城修加固衢州之能守職是之故謂非全浙之福哉謂非天以與中興之佐哉至處州之陷也知府鄭箴麗水縣顧泰均奉嚴旨治罪先是守處者恆太守也履任廿年坐

享無事當軸以其老勒令休致鄭受代時常防  
正緊人以杭州爲危謂處居萬山中可以避地  
錢江餞行大排歌筵鄭亦欣然就道乃履任一  
月而城陷奉

嚴旨禍福不可測如此至石逆之殲於蜀也先  
是蜀有童謠云四川土地薄硝蕭磺黃用不著

若要太平時除非馬生角已而駱籥門宮保督  
蜀調湖南記名臬司蕭啟江記名道黃醅熙入  
川先後陣亡而石逆卒平於駱宮保之手由是

觀之亦何事非天哉

談浙卷一

九

談咸豐十年春二月杭州失守克復情形

浙江防務大目有三衢防以防江西福建之衝  
嚴防與徽防相表裏以防績溪婺源之衝而遏  
金陵大股之竄越最要者莫如甯防自咸豐三  
年省中視爲外蔽籌防籌捐籌制造振精滌神  
日夕相顧未嘗稍懈惟由癸丑至己未閱時五  
年報戰報功將弁積加勇號哨隊半有室家泗  
安糧臺冒銷護勇月數百名如江允康以指捐

通判交結王壯愍拜藩司慶廉爲師承辦糧臺分其所冒以咱當軸不三四年保至遇缺知府補衢州且以道員補用隨營委員先事侵蝕繼生歧心釀鄧許訐控之案九年春提督鄧紹良戰歿蓋亦諸營弁不力之故也繼之者爲鄭魁士欽差和春江督何桂清所薦也懲於鄧提督之失講求營制繩怯去貪馭下以法壁壘一新正月克復灣沚平黃池之賊壘欲進勦蕪湖然積寬成玩嚴必召謗點勇求精壯數必與冊符

談浙卷一

三

而虛額冒糧者怨之矣器械帳篷求堅利否則駁回而省中制造劣員怨之矣札營必當賊衝而畏怯將弁怨之矣且又自以爲乃江南所援引於浙省少浹洽裨將游擊楊國正交結浙省當軸甚厚而鄭參之於是蜚謗四起浙撫胡未察其實不會江南銜密劾罷之而受代者則周天受也天受蜀人也濫得勇將名講求筆墨以厚幣聘名士入幕書札諭檄皆煌煌可觀亶亶動聽以是見重於當途及其接辦甯防也撤夏

家渡老營而不札是布置乖方也其義子豔哨官某之妻讒於周而冤殺之其女子不奪周并殺之是刑罰乖方也賊蓄意圖杭乘九年十月江南借浙闡榷奸細於應試者中又有僞平道王者自稱王道平假算命名賃居省中之梅花碑探杭形勢甚悉撫軍羅遵殿十月初三接印視事其時甯防告警石埭之賊竄入糴子店藍山嶺副將石玉龍游擊申明照守備鄧國泰先後陣亡周天受以黃池兵潰飛咨請援時鄭魁

談浙卷一

三

士撤退甯防後江督仍令駐札高淳羅撫知周天受之難以禦敵也奏稱周天受勤於勦賊而御下稍寬鄭魁士雖積勞多病而紀律嚴明現在甯防告警請飭鄭魁士爲犄角又甬商江督何欲請張都堂總辦皖南議猶未定而張殿帥克復九洑州金陵賊窘忠逆侍逆率吳廷彩陳炳文譚孝先陳坤書李尙揚諸逆由六合渡江集羣匪會議度歲於蕪湖圖解官軍之圍疾趨甯國縣正月中旬涇太旌甯四縣連失周天受

擁兵二萬三千困守甯國府城不能禦賊

鎮將蕭知

音奇勝勇副將黃廷芳至勝勇參將陳玉喜楚

黔勇吳再升果毅勇都司熊廷芳凱勇蕭榮勝

鶴勇于紹昌勤勇方國淮彪勇游擊吳正熙大

勝勇田應科楚黔勇守備張維坤馴勇文德敬

隨已革提督米興朝帶彪勇鄭國泰凱勇戴廷

魁揚勝勇熊定執勇參將熊兆周等良勇曾得

勝台健勇侍衛胡鳳鳴梁勇都司徐福帶平陽

營兵袁守備帶湖南七起兵熊建猷帶太子廟

營盤石玉龍帶樹勇時陣

亡劉仁福劉仁祿帶潮勇

周天受咨稱甯防派三起兵來援均敗於流洞

橋而歸不足信也初六日陷泗安鎮糧臺遂退

湖州李定太之兵敗於梅溪亦退湖州初八日

談浙卷一

安吉長興被陷賊乃分股犯湖以牽我勢十二

日攻湖州之青銅門其大股由武康走羊珠狗

蕩以逼杭省十七至西湖山中十九日抵武林

門是日爲大士誕辰杭州香客尙紛紛入天竺

又有難民過境不知爲賊至也管帶楚勇知府

陳炳元炎生登武林門而望知真賊乃閉城登

陴省中除滿營外杭撫四營兵二千餘名甯紹

台道仲孫懋興勇一百二十名運司繆福勝勇

四百名協防局團勇三百名耳城外衢兵千名

新招江西勇千名臬司段光清親兵勇四百名  
皆先出守餘杭爲賊所格二十日段率親兵由  
餘杭返且戰且行滿營相應乃入城廿三日賊  
繞至玉皇山繆段兩起出隊不戰而歸廿五日  
賊於湖上札營十餘座段臬司率親兵及江西  
勇三路出隊敗而歸段主戰繆主堅守待援計  
都堂張芾檄米興朝由徽來援次富陽不敢進  
縱兵擄掠民團殲之數百省中尙引領望之也  
時羅撫飛章告急各路乞援張玉良援杭州副  
將何奎率先鋒一千五百人廿二日行至平望  
蘇撫徐畱之請札於嘉興旋抵杭城札螺螄門  
外距賊甚遠廿四日張玉良至蘇張雖受命於  
何督而何督屬張商之蘇藩王壯愍壯愍曾任  
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請張提督閱蘇城後遂  
促張率師救湖不必救杭時署糧道何紹祺赴  
蘇乞援爭於壯愍之前不獲命乃密函三次催  
張由湖援杭三月初一日張坐小船攜六百人  
初二日至武林門而賊已於廿七日卯刻轟陷

清波門矣賊之開挖地道也日夜擊鑼鼓有丁  
憂紹興照磨陳奉彝楚人之習戰者也請由城  
內開地道以斷之被運司繆斥而退地雷發而  
城塌賊上城喊殺福勝勇懷中出紅巾裹頭爲  
內應戕繆運司遂開門納賊而全城騰沸矣憶  
自癸丑暮春浙省旋警旋平士民習慣不驚避  
地外出者甚少至是驟圍城破城中戶口二百  
餘萬人人知不免憤與賊鬥傷賊無算賊於是  
夜仍出城次日乃率大隊入踞之下令屠戮尸

談浙卷一

五

骸填道人馬不能行投水死者上中下三河均  
塞滿洲將軍瑞昌謹愿人也外城陷將軍欲自

裁都統來存

惜旋病瘡死

佐領傑純苦戰自保滿營

得全初三日張玉良架梯登艮山門閃張字大  
旗殺賊十八名賊以爲張殿臣帥至也殊錯愕  
又以浙省去金陵遠杭州四面阻水儲糧無多  
湖郡援兵轉戰甚悍甯國亦存滿營未破恐官  
軍麇至斷歸路且欲退攻大營以解金陵之圍  
乃決意棄城出清波湧金門走張玉良入城報

收復糧道何紹祺回杭辦撫卹善後江督何桂清以調度有方歸功於王有齡請以王有齡撫浙閏三月十一日王壯愍得

旨視浙撫事亦殊典也由是

朝廷有和春兼辦浙江軍務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之命矣人稱張總統而不稱軍門異之也杭省既復人多歸功於張玉良而不知其以借名倖成也惟能聽何紹祺之言率數百人由湖攻杭逮王壯愍移文令其無得過嘉興半步而

杭城已復則其勇往亦可節取矣滿城不失人咸歸美瑞將軍而不知來都統傑佐領之力也至杭州之失浙人羣咎撫軍羅以爲主守不主戰守近不守遠蕭山御史高延祐參奏請撤卹典而不知縱賊入浙周天受之罪擢髮難數也周知甯郡不失可告無罪而不知杭州淪陷甯餉源絕卒以是年十月潰敗而天受亦戰死則其死晚矣至劾嚴明之鄭魁士而易以寬玩粉飾之周天受則前撫胡亦不能辭咎也且張玉

頁廿四辰刻到蘇若兼程前進廿六日亦可抵杭雖兵抵北關而地雷發於南關亦未必能解此大厄然壯愍令其救湖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運司繆梓人謂其堅守待援之計爲非不知城無勁旅出戰而潰速不如內守之計堅則其策亦不左矣惟福勝勇乃其三子及其僕鄔姓管帶驕奢橫肆內藏奸宄見殊謬矣且其平日主持軍事見信上游乃不急圖整飭轉借此收營員爲弟子如仲孫懋出其門下昏昏年少不

數載歷保監司皆其力也鄭魁士所參之楊國正亦其門下因是於胡撫之前構鄭則其平日之私而忘公抑又更謬矣然守城被戕歿於王事而王壯愍尋在浙同官之舊隙又因其子而咎其父請撤卹典亦非厚以勸忠者矣撫軍羅及妻女均殉難死闔門忠節不愧完人矣其由鄂藩擢浙撫時知浙兵不可恃乃奏調訓字營入浙訓營者唐訓方之舊部也習於水戰撫軍以浙本澤國欲改絃易轍勗立水師不可謂無

心軍務矣逮訓營過徽州適太平旌德不守張都堂畱訓營助勦克復三城又畱其偏師韋志俊逮行至湖州虹星橋營官觀察蕭翰慶陣亡而杭州亦已告陷矣此則撫軍所不及料也喪至安慶曾節相輓之云孤軍失外援差同許遠城中死萬馬迎忠骨新自岳王墳上來蓋紀實也夫古今成敗之分必追溯其由敗必知其所敗勝必知其所以勝庶得失之林昭昭然耳今則悠悠哆口淆亂當時而當軸士夫又或以生平積憤施排札於已死之黃誠一唱百和竟以私好惡爲公是非更逾十百年僅據文飾之奏報以相品題而徵信無自矣余偶談時事入耳多逆不覺執筆欲爭傳信秉公豈有所偏袒與

談浙卷一

七

川文三

昔侍曾文正公論及杭省初次失守專歸咎於張小浦都堂謂若不截畱楚師決無此失治軍如奕棋一著錯滿盤空深致太息也

杜

談浙卷一

談浙卷一

二天

十一

談浙卷二

善化許瑤光雪門甫纂輯

談咸豐十年夏嘉興失守事略

咸豐十年立春前一日嘉興官僚迎春方出東城土牛忽崩圻人以爲不祥至夏四月廿六日果失守妖孽以兆危亡鬼神蓋先知之也是年正月初十江南張殿臣帥克復九洑洲十四日敗賊於江浦瓜子山二月初三降復上關壽德州下關七里洲軍威甚振又於上年添募勇丁

談浙卷二

一

增築長壕以困金陵風傳指日可復時王壯愨任蘇藩善綜覈司庫所藏或言百年來未之有又商之浙省籌肅清皖南餉五十萬名爲皖南實欲待金陵克復作犒軍牛酒之資也已而忠逆侍逆出其鼠牙雀角之智蹈旁襲虛率賊由甯國直犯杭湖逮張玉良至杭賊以爲張殿帥出營故棄杭而走建平溧陽以回攻我金陵大營又結死黨以竄踞句容繞官軍之後路并糾英逆由潛山太湖下江浦以助之自閏三月初

七日紛撲大營我軍晝夜拒戰漸不支十四日大雷雨至夜各營火起十五日帥張帥均退丹陽或謂分兵撥浙以致力單事或然矣又謂軍餉不支每四十五日發一月之糧兵勇私布傳單因而攜貳以致潰敗不知此乃既潰之後各弁勇掩飾歸咎於主帥之詞初無是事也果有是事則賊至立潰何以初七至十四日尙力戰八日乎蓋賊繞後路城賊又出相攻忠逆侍逆英逆聚嘯生風我兵之勇敢者轉多死於長

談浙卷二

二

壕之內職是之故憶咸豐六年五月向帥亦退保丹陽卒能回攻金陵賴有張殿帥也此次殿帥如不陣亡丹陽可保未可知也乃逆令黠賊潛入大營伺張帥出戰自後狙擊之受創甚血戰刃數賊躍馬入丹陽河死張帥雖陣亡常州尙有餉銀廿萬火藥十八萬也廿八日何桂清率司道棄城走士民跪畱於道其親軍刺傷十餘人遂出城至蘇徐君青不納乃以照料糧臺爲詞退常熟旋低徊赴上海和春亦同時出城

舟居潯墅關初一日賊撲常州初四日張玉良  
佯出戰遂率兵遁初六日常州失守和春飲藥  
於舟中死張玉良至蘇守高橋扼賊衝賊分繞  
九龍山壓高橋背師遂潰四月十三日蘇州陷  
撫軍徐有壬死之蘇州百姓要殺怯將潰卒於  
路奪其所奪之輜重海沸江翻天昏日暗矣王  
壯愨奏云百姓寒心三軍解體以目前時勢而  
論斷無挽回之理洵可傷也蘇州既陷之半月  
至四月廿六日賊乃撲嘉興使省中遣兵扼守  
未始不及乃巍巍大郡聽其逼近妖氛無片甲  
隻兵爲之點綴逮忠逆安住蘇州侍逆由金壇  
回撲提督江長貴之兵潰於平望知府張玉藻  
及知縣以下聞警俱走府教授張詠題絕命詞  
於壁云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義千古昭  
彰今也不然目極心傷身不可辱在水中中央投  
泮池死秀水教諭蔡兆輅亦自經死城遂陷王  
壯愨以嘉興既失浙省陷一名城咎不可以無  
歸乃劾張云以船作寓其居心已不可問渡江

航海越境不止一郡奉

旨正法并城汎某亦正法逮

旨至聽張遁去汎某發仁和收禁飲藥死以正  
法覆奏人謂壯愍外英鷲而內慈諒故爲是舉  
其亦因嘉興并未與一兵中有疚心與張玉良  
之至杭也收集潰勇萬二千人編列成軍以圖  
嘉興果能以勦爲防尙可藉作省中屏障也壯  
愍爲之造器械製篷帳配藥彈籌口糧雇舟楫  
千苴百補疾如雷火苦如冰蘖矣且杭州初經  
大劫湖州日日交戰嘉興業已陸沈浙西懸磬  
不得不取注於甯紹而紹興十倍加捐之議起  
矣十倍者較初次籌餉所捐而倍之以十也紹  
民之怨從此深矣然亦非得已也使括民財以  
供兵食兵果足以衛民怨與德猶兩相敵也乃  
張玉良於六月率兵攻嘉興不五十日又潰於  
嘉興城外矣夫張之攻嘉亦似非不力也札營  
三塔灣白衣菴肉薄城根十七日轟破南門堞  
口城賊半逃旋因阻水不能入廿四日潮勇通

賊陣自亂各營目畫船繡幕攜眷舟居者護眷先奔河狹舟爭水軍亦亂參將張天祿子受引火藥自焚死烈哉張至石門縣令李宗謨不知大營已潰區區縣城無可駐足迎於河干請守石門張佯諾半夜走天明賊至李宗謨死之而嘉興無人過問矣張再收潰卒亦赴嚴州不再謀嘉興矣是時嘉善已於十二日失平湖以十五日失桐鄉於廿六日失然石門失而賊不守越日復之我亦不守止遣一衰老知縣備員於

中旋爲賊據將城池拆毀改作營壘平湖亦越日復之八月五日又失又復之至十一年三月八日槍船土匪句賊破海鹽明日破乍浦錫都統齡阿死之遂破平湖於是嘉興惟澈浦城孤存一角餘陷於賊矣夫浙江之與江蘇也均濱海爲國地犬牙相錯兵與餉交相籌借蘇州失後署撫薛煥駐滬上平湖三泖與滬通十年秋七月至十一年春三月嘉興之正道雖梗而鹽澈平乍四城未失浙江之軍書猶可由海甯繞

此以達於滬其守鹽平者有革提米興朝革將張威邦副將黃金友水師提督曾秉忠及其弟守忠以保此偏隅而乍浦滿營亦苦戰卻敵故嘉興由漢塘一路不能竟撲平湖至是土匪導賊旁襲黃金友力戰陣亡而浙滬之路斷矣蘇常之既陷也張玉良革職撤總統之任

朝廷以總統江南諸軍歸瑞將軍將軍不能見一客惟其幕府是任設文翼長武翼長於滿營中日日言出師攻嘉飭雇大船數十號以爲緣

江結營之備時陸斷水絕勉控避難之船以應命由糧臺給以坐食前後發銀數千兩旋以不能出師裁之於是圖復嘉興并不作是想矣僞聽逆陳炳文僞榮逆廖敬順踞嘉大造僞府折祠廟棟梁以供材開嘉善千密以供陶攫蘇州香山梓匠以供役盤龍鸞鳳重規疊矩前後七重外列朝房中有崇陛再外繞以禁城七邑鄉官各承修一重由十一年至克復之日止工尙未竟費用不貲皆剝取之民間而爲之剝削者

大抵槍船博徒居多嘉郡水國也人情多蕩其  
好賭若出天性無賴之徒修兩頭尖小輕船架  
槍其上始護私梟繼護賭廠句通胥吏作奸犯  
科無所不爲顛預官長不識事體收漕之時恐  
鄉民滋鬧轉雇槍船以資彈壓彼類愈無忌矣  
其廉幹之官如欲懲創令尙未行胥吏通信令  
其颺去持之過激轉生事端如咸豐中年有楊  
打魏塘三店鎮馬拖秀水五龍橋之諺楊嘉善  
令楊炳暄也馬秀水令馬桂林也皆以拿匪轉  
被所辱云蓋道光之末上恬下嬉養癰不治比  
粵匪滋擾江南愈容忍乃愈鴟張至郡城陷後  
亦有受招入伍圖效贖愆者如石門一城曾招  
槍船克復是也第陰鷲之性凶頑居多土著匪  
類誰貧誰富如數家珍支河汊港梭織又熟故  
海甯及海平乍浦四城之破皆此類所爲而糾  
繆紛煩筆不勝紀至今嘉興士民言之猶切齒  
恨其害可謂烈矣除外賊先清土匪當於無事  
時豫謀之且可乘用武時并翦之乃見不及此

至強寇在門坐視其藉風生燄萬無及矣驅狐兔不足尙能除豺狼哉噫

談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金華失守事略

金華上通衢處下接紹興之諸嶮西與嚴州緊連其東陽隔台州之仙居不過數嶺前明太祖取浙由金華浦江入諸暨以定紹興實東浙之腹心也咸豐八年石逆撲衢州陷處州撫軍晏端書派兵守金華爲甯紹屏障蔽也至十年秋徽甯旣失賊由淳安陷嚴州張玉良收嘉興之潰

談浙卷二

八

勇克復之而餘杭富陽桐廬復得復失我兵注意浙西金華未及布置十一年正月侍逆出浙境由徽州犯婺源我恪靖伯敗之於青華街二月十一日敗之於柳家灣三月十三日大敗之湧山賊之出浙境也欲繞楚軍援浙之後也屢經痛勦乃踉蹌狂竄仍由婺源入浙之開化十

五日陷常山并糾景德之賊范汝增黃成忠練業坤由玉山入江山境江常守兵潰范黃練由江山之湖口村犯處州侍逆率大股循衢城過

李定太守嚮不出賊得由靈山撲龍游縣令龍  
森書樓殿撰龍汝言之長子也善書耐勤苦而  
性伉爽禦賊死之十七日龍游陷湯溪亦陷時  
張玉良屯兵蘭溪金華知府王桐聞警請兵於  
張張於十八日率親兵百人至闕城而返十九  
日賊至王桐走城遂失金華城南之通濟橋跨  
大河時蘭溪尙駐重兵賊舍此無陸路若扼此  
而守需兵無多而城亦可暫保張既不派兵守  
王桐亦遂不一日守侍逆踞之而浙東之全局

談浙卷二

九

川州

壞矣報至王壯愍憂甚延省中諸將入宴問誰  
肯往金華者各默默無一言處州鎮文瑞江西  
援浙之將也其鼓左鼓右鼓前彪字長右共三  
千人均食江西餉壯愍以其客將也平昔待之  
甚厚文亦文雅知理義自允赴金五月初一日  
至諸暨時諸暨東鄉有巨匪何文慶因其祖父  
葬鷓門山妄謂乃南鎮分脈貴不可言乃藉鄉  
團爲名謀爲不軌入其團者每人給錫鑄蓮葉  
捧荷花一枝取連和之意實隱何字於中也其

人能轉招十人卽尊推之爲頭目十人再百人則加推而上橫行鄉里黨羽互相保護人無如何無賴者遂欣然入狗時警報日至各村勸團附近讀書無遠識者亦或結而連之圖他日保村莊計不知其謀逆也何匪別句餘姚王春生嵎縣馬阿元以相潛煽十年冬余履諸暨任廉得其實借勸捐名親詣其村察之被圍五日後以計出時軍書紛馳外寇未弭未敢遽發大難至是金華失文所部人少不敷攻勦壯愍乃謀

談浙卷二

十

川卅

之杭紳胡墉胡有友戴孝廉燮帆曾授徒於諸暨馮西村輾轉關通於何匪給翎頂與器械火藥并錢萬串令其帶團五千人助攻金華歸文節制要約已定而余始得聞無如何五月初一日文鎮至暨未進初四日何匪率五六千居城外之江東并不來謁文鎮初五日何匪捉文鎮之勇殺其一人已又連殺三人欲激怒以起事也文鎮駭不知所爲余曰此土匪也急擊之可散若入城則無及矣文乃出隊戰於東門之大

橋何匪卽以所領之抬鎗火藥抗拒文營奮擊  
乃敗追殺三四十人遂紛紛鳥散文鎮暨游擊  
曾得勝貴順勇千人遂進札金華之孝順街時  
蓮蓬黨已露逆蹟壯愍終以文營太少金華有  
在籍提督余萬青者請率眾助勦壯愍喜之給  
以擡鎗二百配以鉛彈火藥余乃借名斂錢三  
十萬串每村夜以竹竿然數鐙相照實弁無一  
人官軍敗其器械均以資寇矣已而米興朝又  
率二千四百人吳再升率二千二百赴暨未至

談浙卷二

十一

而孝順之營潰六月初一日義烏失守賊蹤突  
過查林蘇溪幸諸暨學博韓煜文帶團勇札營  
善坑嶺賊乃不敢踰暨韓金華人善六壬曾從  
戎江南吉撫軍營故膽壯而識周義烏賊旋引  
去六月炎熱我軍均避暑不進七月米吳曾進  
次義烏城時東陽有土匪陳上連殺孝廉吳榮  
誥以起事米乃赴東陽勦之先是浦江告警都  
司劉嘉玉衡勇千名札營五麓嶺已而蘭溪賊  
勢猖獗文鎮進守浦江益以副將劉長培固勝

勇一千四百名由諸暨進況文榜川勇二千由小刀埠鈔山路入方入城而縣官福恂出城走初四日賊大至五麓嶺之營退入城賊遂圍之余憂浦江油燭食米之罄也初六日親運接濟由白馬橋夜至鄭義門方冀守城諸將前札之營雖退後必札一營以通餉道以畱歸計乃嚴城四閉并巡哨之兵亦不出賊繞過東門放火并有土匪勾引至鄭義門偵邏見洋鎧知爲諸暨知縣乃吹唇作號蓋聚人欲攫也余馳馬走

談浙卷二

七

川上

追余從者奔而散時無月無鎧幸火光相照乃歸報至省壯愍批答云前次杭州以不札營失事今之守浦者又不札營豈真時數使然邪文鎮繩人出告急饒廷選方敗自蘭溪歸杭壯愍請其援浦跪而送之帶勇六千周壁閩潮勇五百張振新帶新實勇二千名此外百勝勇五百奇勝勇五百建威軍五百福威軍五百詔安勇五百尙有親軍五百約六千人七月十四日周壁爲前鋒諸軍繼進潰於鄭義門逾數日運司莊二銘之勇一千閩省候補道張啟暄雲霄勇二千人繞處州來援饒

鎮整軍向進拔隊玉牌頭八月初四日至鄭義門又潰余報云由諸暨至鄭義門計程八十里饒鎮率軍進發五日而至初二日午刻開仗戊刻全行退回所幸兵勇將弁不少一人并無一人受傷壯愍得報憤甚致書於饒云省中庫無餉倉無米出陣之兵不見一賊而潰新製鑼鍋帳篷盡行拋棄度日如年度夜比年更長咨查首先潰退之人饒乃殺生平不悅之二弁以粉飾之寃哉是日方暮余自東鄉毛村勦匪歸斬

談浙卷二

三

級四十各紳方慶未畢而全軍潰退縣城鼎沸矣時浦江軍不敢出諸暨軍屢潰不敢進金華無望而紹興又急乃檄副將楊金榜率壯愍親軍振威軍一千五百人來守省中已無兵可撥矣藩司林福祥率定武軍三千人暨同知陳大力之新湘勇一千人由江西來援敗於蘭溪又敗於嚴州亦至諸暨楊札營城南五紋嶺饒暨莊潰勇圍住於城東金雞山及城西七岡嶺曰圍住者非散住民房亦無深溝高壘聊築三尺

土牆以圍風以葦箔蔽雨而篷帳不全也藩司林福祥住城中灑掃館舍持螯飲酒習蘭亭帖以消憂九月初四日文瑞知無援乃衝圍由桐廬山中去城遂陷義烏東陽之軍不知所往張啟暄之軍遁入處州賊以後無所忌分路犯暨十三日西南鄉團練奮勇殺賊斬級四百來獻約官軍會擊次日西鄉又敗賊於蒲團嶺南鄉敗賊於豐江官兵出城耀隊不敢近賊并不敢尾圍後有狡猾弁兵伺知圍擊賊後拾髮級來

獻然乾枯無淋漓鮮色矣饒乃報捷廿一日賊知官兵終不出羣蠶至團勇陣亡二百餘人廿二日有狡賊僞來王陸順德繞浦江富陽山路出和尚店渡臨浦以陷蕭山我方防南路而賊已鈔過北路官軍在腹中諸將弁羣謀潰省矣諸暨通紹興之路由東赴省由北廿四日楊軍退省饒林均給余援紹出東門余送之過江橋不知其不援紹而繞路紛紛歸省也畱奇勝勇百勝軍以守暨而大軍既潰畱者亦散無多又

居江東不進城廿五日夜城中無民余乃然燭於南城之雉口賊已逼近不敢進城甚矣賊之怯也與官兵同廿六日已刻四鄉火起獄囚噪余方入獄撫囚而騎馬賊三人已入堂皇矣余意百勝勇尙在江東賊何由遽入以爲殘兵乘城空入劫欲往百勝營官商之至東門遇賊騎三髮長如婦人各以長刀連劈傷右額右耳右肩頂心六處遂昏倒俄而蘇有老媪扶余行過江橋遇黃衣賊二人見余血淋漓遂讓路而行

有義民馬姓昇至楓橋而城遂陷憶自四月金華初失以來已六閱月各軍分防浦義東陽三縣文一退而兩進饒吳會米均兩退而兩進行則爲運軍火住則爲備柴草蘆菲又以省中餉竭無米接濟壯愍飭余就地勸捐分解三縣行營自四月至八月三十日止約濟米三萬餘石幸諸暨舊富饒其紳士亦知大義又見賊氛緊逼亦踴躍樂輸余以印票給之杜吞冒也支發以紳士箝之胥吏不與信者信畏者畏故能支

持數月也時余年四十五精神日用日多不以爲繁難已而文軍被困於浦城中余運米不能入浦民轉笑余拙謂浦江知縣已走鄰縣反來解米何哉至義烏兵米余籌銀與其縣令甘履祥請代購甘反負銀而逃東陽米軍與米不受向余索銀以彼營多虛額米則計口授食有餘尙需變價不如折銀易於乾沒也余以區區一縣支鄰封三縣之軍需各營不能進戰轉歸咎於米之不繼遂哀懇壯愍必設糧臺九月初一

談浙卷二

六

乃委金華知府劉笏堂辦支應而事勢已敗壞

決裂矣余之任仁和也十城閉其六

武林錢塘清波侯潮

太平艮山旱門惟湧金鳳山望江慶春四門及艮山水門而已

錢糧不征供億

如舊不畏賊而畏需索懇求交卸乃任諸暨東

浙尙無恙也逮金華不守馬蹠戈馳日不暇給

幸諸暨紳士贊襄支應兼助軍糈賊至之日團

練三次開仗殺賊數百故浦義旣失之後支持

廿二日之久受傷失陷百姓負余出余實有慙

於斯民何恨之有所恨者借諸暨以圖金華防

金華諸軍弁耆出一戰致賊猖獗又陷紹興而杭州亦陷畏怯將士卒亦不能自全如饒死於杭之雀兒營而轉得諡法

夫 朝廷寬大之恩可謂至矣死者有知能無報顏

國家大事在於知人金華知府王桐張小浦之內表弟也因江西被圍曾負小浦之母出城由是在徽從戎旋不容於徽乃至浙江而壯愍任之如子弟不知其忝然無骨也饒身長頤頤善

談浙卷二

七

談不知其見賊卽奔如敗壞子弟驕以撫之哀以誥誠之終無補絲毫也至林福祥如果明哲知浙江之大局已壞何不以軍附援浙之楚軍出上游以攻勦爲救援而乃率其烏合之眾以入危邦又不力戰狂投濱海無路可出之杭州何哉

談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九日紹興失守事略

紹興與杭州隔江相犄角山會蕭三縣北濱大海西北逼錢江西南則諸暨楓溪之水出臨浦

義橋以旋繞之其東則曹娥江也惟正南一綫山脈與諸暨嵗縣相聯屬實澤國也其民巧慧而鮮膂力揆文有餘奮武不足之地也平昔士風民風亦甚知禮義尊官長而守法度不知何以大難將臨而乖戾忽作如此次失守之烈者此次失守無所謂守也官紳兵民水火相爭自相撲滅如羣盜踰垣欲入家人父子兄弟主僕即使勦力同心猶恐不足以捍外患乃舉刃相向自相仇讐其不速其覆亡者幾何哉咸豐十

年夏嘉興告陷

談浙卷二

六

川川

朝廷命在籍漕運總督餘姚邵燦又村暨右副都御史會稽王履謙吉雲爲團練大臣欲以紳助官以民助兵也第王壯愍之爲人伎心過甚難以共事邵見機先去其事乃專之王王侗侗而無遠識者也既得大臣命鄉里希榮之後輩多附從之書札酬答之際業已生釁矣時軍餉枯涸紹興有十倍勸捐之舉殷富之避重者頗借王以自庇於是與大吏相構矣至其辦團練

也名爲全浙實不過山會蕭三縣至三縣之中  
又止府城尙有器械旗幟招募水龍勇及坊巷  
遊民以登冊籍外則并此無之殊難恃也六月  
壯愍欲飭甯紹台道張景渠來修守備以運司  
莊煥文二銘新選之閩勇守城王信羣啄恐兵  
足擾民以團練守城自任辭兵不受於是又相  
齟齬矣當四月金華旣失之後壯愍以湖州解  
圍歸安令廖宗元之力居多乃調紹守懷清署  
杭守而以廖署紹興爲守備計也王履謙屢函

談浙卷二

九

雷懷藩司麟與懷同旗亦緩廖赴任之檄故廖  
不得早任至浦江圍急廖始受事至則促修城  
垣凡附郭厝棺悉令移去民以爲不便議設水  
柵以斷賊道民又以爲不便於是廖與民不相  
能夫市價之不平卽人心之不平也浙江喜使  
用洋銀外洋銀餅一重止七錢色且低潮咸豐  
七年以來抵庫銀一兩其軒輕已不可解十年  
十一年奸商借軒輕生波瀾於往日光板爛板  
輕板磅板之外另生大糙鑿痕深小糙鑿痕淺  
多者少者

淨光之名以輕重相同之貨貝而貿易價相懸殊旦夕之間亦有漲落把持盤剝民甚病之其時嘉滬路斷惟紹興居杭甯之中故紹商得以操其權而進退之廖至任嚴禁所爲而商銜怨於官矣積此數者俱無以發九月廿三日逆目陸順德率賊由富陽之和尙店奪臨浦外江礮船渡廿四日陷蕭山廿六日內河礮船禦賊於錢清營官陷賊中礮勇退至昌安門外采摘河中秋菱百姓以騷擾毆之譁甚廖出城彈壓百姓謂賊之由臨浦入蕭山也得礮船始渡遂誣礮勇通賊公意以蕭山旣陷守城尙需礮勇乃撫慰之百姓語侵及公閔然謂公亦通賊毀其肩輿王都堂亦出城勸止公入城觀聽者甚眾聞通賊語卽有無賴多人相聚而毆公公受傷入署不能出於是團勇攬礮勇及公之親兵數十人殺之爲所欲爲王亦不能禁之有帶楚勇張某田某者率勇二千人經廖請調來紹欲入城協守王不之納至是聞團勇殺礮勇及公親

兵事欲入城報復廖使人亟止之至廿九日賊逼城團勇鬩散惟謝主事之黃頭姚勇與賊巷戰於大善寺前保王履謙出城走上虞上虞又失乃航海入閩知府廖宗元服蟒服自盡死之賊入城遣人聘山陰峽山戶部郎中何惟俊使至何從容作書戒其無殺百姓畢投繯死此搢紳先生殉難之烈者也十月中旬紹城百姓有以匿名帖詬髮逆者賊怒殺坊巷人數百以示威已而設僞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謂之鄉官以苛斂財賄不滿其壑卽以先鋒爲逼迫之詞先鋒者搶掠之美名也於城中江橋造僞來王府外有繚牆望樓巨賊擁資旣富復防羣賊劫之也後捉士人與試不至者以賂招之試題三一眞主盡子道孝敬叻爹福久長一基督盡弟道恭敬叻哥永榮光一朕幼盡臣道令知幼主見父王詩題乃皇皇上帝荒謬詭倣絕不成語考字書并無叻字皆其僞造也平定粵匪紀略曰逆改鬼字爲人字似叻字乃魂字也余在

龍游大營獲洪逆所與侍逆僞詔均用七言韻語與村巫神咒相仿漢張角妖書名太平其卽此類與紹興旣失杭州隨陷王壯愍不歸咎於諸將之不力轉歸咎於團練之失機遺摺以參王履謙奚足服王之心哉若王履謙者知官兵不能禦賊而徒以擾民辭兵亦未始無見而其團又絕無可恃頗如人身受病明知難起又無良醫良藥遂杜門不延一醫不服匙藥其不起一也旁觀者無不咎其愒然矣夫喪欲速貧死

談浙卷二

三

欲速朽有子以爲非聖人之言紹興之失辭兵固失不辭兵亦未必不失第王之心迹近於失欲速失耳且其走閩之後拜摺參礮船通賊是則疆臣旣參巨紳巨紳又參官兵辦事決裂之餘膠固之見仍不能化恪靖稱其賦性迂憨貽誤各情多受人指喉信哉易曰羝羊觸藩不能退遂王履謙有之冒不韙名而遣戍遐陬宜哉遜尾之厲不往何災邵燦有之歿於京秩而榮膺

賜諡幸哉澤無水困致命遂志何惟俊有之不辱其身爲邦家之光烈哉至廖宗元之守紹也赴任過遲未能先信於百姓爲民也轉似厲民非所謂莫之與則傷之者至與至其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大節昭然上受專祠之卹下有義民護其遺蛻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文詞不言吉凶而孔聖以終無尤也釋之不其然與

談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杭州復陷十二月初一日滿城亦陷

談浙卷二

三

兵之勝敗與棋之勝敗小大雖分理則一也棋不知攻而但求自守活必不多不必遇國手也遇野戰而卽敗矣髮賊野戰也楚軍國手也浙江自活者也其始防甯防徽防衢爲活角活邊計而以國手推金陵誤矣逮逆賊以飛棋陷杭州十年大局已如螟之食苗傷其心矣然根也節也葉也尙活也嘉湖甯紹根也餉源所出也衢嚴節也通江皖之路也溫台處葉也海洋之外障也金華則又東浙之小心也蘇常失後使

下保嘉湖而上固衢嚴門戶則金華不致爲賊  
踞而甯紹可安然後俟江皖各軍力爲驅除而  
浙軍以堵禦爲夾擊雖窮賊紛竄未必終不攔  
入諒尙不致全省糜爛也乃自十年四月嘉興  
不守湖州被撲根已傷矣至十一年三月海平  
乍浦被陷而浙滬之路斷四月處郡被擾金華  
告陷而浙東之腹心受患八月嚴州失而上江  
之勢蹙九月紹興失甯波繼失而東渡之路絕  
是無節不斷無根不掘無葉不剪矣斯時杭州

談浙卷二

五

西只存一被困之湖城東只存一彈丸之海甯  
各路諸將紛紛退保杭州米興朝吳再升曾得  
勝由東陽先退廿五日副將楊金榜率振武軍  
二千五百廿六日藩司林福祥率定武軍三千  
陳大力一千廿七日饒廷選率所部三千人由  
諸暨退至省城以數萬眾羣聚於區區一頃之  
西湖即使賊不攻城不陷而餉絕兵譁內患亦  
作矣是時楊札城外饅頭山饒不能外札居城  
中總統防守事宜林方出札望江門外賊至而

潰十月初二賊從太平門繞至螺螄門楊率六成隊擊退欲以保江路也西湖賊見楊之出營也由淨慈後撲饅頭山楊轉而營已失其太平門之賊又復回擊楊軍潰乃抽劍自刎不殊被賊慘戕之逆賊陳炳文於羅木營札營五座初五日張玉良自富陽來壯愍夜觴之泣曰糧路不得通食且盡柰何張應以死戰處州鎮文瑞副將況文榜俱由浦江衝圍至奪路入城況卽出城與張軍合攻賊踏其五座營兵疲甚未及

守賊仍夜搶築而成至是杭城十門合圍餉斷信絕矣賊乃於鳳山清波門挖地道城內開壕築牆以斷之賊復自海潮寺至鳳凰山築木城實以土開鎗礮眼日夜施放城中困甚張玉良於羅木營外壘次出戰并令錢江礮船夾擊不能開十九日張送客出營門方轉我守城兵鎗傷其右脇弁勇以船護至聞家堰而亡況文榜接統其軍而況又褫職張部遂無所統矣城中日夕望李元度至不知由徽州敗出之軍且遠

隔常山也廿五日有福建兵勇告奮請攻羅木賊營中丞許以賞而饒阻之中丞不聽饒乃密令部下至天明齊集放空鎗而回饒蓋明知杭之不守恐猛擊激賊破後福建勇無礁類與十一月初城中糧盡升米兩銀尙無購處集議借捐胡元博主之杭民允從得錢十萬餘貫亦苦而急公矣飢民滿街市哀號不絕浮萍蕉葉不可得新舊皮籠亦折煮而食僵斃相繼其後死者或割先死者肉食而延其殘喘將軍病不能

談浙卷二

三

川一

出乍浦都統傑屢欲出戰杭副都統關福堅持不肯發兵無如何初九日有賊於望江門外來投誠林福祥受之給以黃金二百并火藥鉛彈號衣紅頂藍頂花翎約四鼓出隊彼卽燒海潮寺營爲應至期我軍出擊賊初發空鎗繼乃鎗礮如雨傷弁勇多人賊追薄至城門下適鳳山門空心礮臺火起城幾破幸副將曾得勝力戰城上鎗礮齊發賊始退是日武林錢塘清波門外營皆投賊十三日有放出監犯徐姓通賊約

期開城相迎廉得其實斬之先是止民無食至是兵亦無糧碾義倉穀七千石以分授之宰驢馬以相餉而食仍不足有至民家掇取食物者土匪引導搶奪城中大亂壯愍自拿斬之勢稍定城初圍時居民備粥飯擔送上城以餉軍士若需用木板麻袋等物一傳立即輸送至是兵民相仇矣延至廿八日兵數日不食乃各潰散賊遂於已刻由各城扒入城遂陷王壯愍回署自經死學使侍郎張錫庚處州鎮文瑞均死之

談浙卷二

三

胡元博投望仙橋河死其自饒廷選及各司道以下官共五六百人無一能出者旋有死者核保甲籍居民計六十餘萬半已餓死時嚴寒被驅被擄死者復相繼十二月初一日未刻滿城亦破殺戮更慘將軍瑞昌乍浦都統傑純死之王壯愍知城之不守也令壯士持帛書遺摺并絕命詞縋城出走海塘至黃道關交杭紳胡墉轉致上海薛撫請其代奏意謂杭州不守由紹興不守所致咎由紹紳團練大臣王履謙臣死

不瞑目云其實紹興不守由金嚴不守所致咎不全在紹也且是時杭紳胡墉於初八日在甯波用白殼船運米二萬石由黃道關進江十五日泊三廊廟并西洋人同至守候數日以江路被阻粒米不能入後卒爲賊所有湖紳趙炳麟亦由上海以輪船運米至遇颶風而返杯水雖無救車薪并此杯水亦無由澆覆慘矣城中食盡賊糧亦匱忠逆擬回蘇州度歲聽逆陳炳文詢逃出難民知城糧已絕不肯去故杭城受此

荼毒云城旣陷驅飢民出多凍死於江干逆以棺斂王壯愍張侍郎文總鎮遺蛻交藩司林福祥巡道劉齊昂送之上海一如以棺斂蘇撫徐上書忠臣徐中丞之樞云豺狼也豈尙有人心哉至初三日遂攻海甯州陷之王壯愍之爲人也伉爽而勤但樂人順從而不喜規諫招兵不練馭將太寬每一出師必以筵宴相犒而省中委署索賄采買扣價壯愍皆不能制之甚至各將偏裨及時行樂虛額浮冒藉作笙歌犒賞杭

城合圍之後而貴廷芳尙擁妓船於礮船側日夜豪飲而禍之最烈者則莫如洋煙銷鑠精力已成枯朽尙倚從前之戰功以自雄如饒廷選嗜好洋煙長鎧不絕而王壯愍以同鄉倚之甚深始以盟結中以恩感終以泣求終不能動其心而激其氣悲矣至張玉良自蘇常旣陷以來裨將消磨壯士半死所收集皆靡靡者候補道何紹祺曾因辭官上書於壯愍云潰退之時棄甲而弁不曳兵收集之後免罪而更思圖利授食號稱五六萬禦敵不及五六千威不知畏整飭之法窮恩不知感策勵之法窮目前何以遏凶鋒駐省之外無他策將來何以固省會關城之外無他策痛言勇弊實指饒張也第二人無戰不潰張則戰而潰饒則不戰自潰張則營而潰饒則不營而潰是張軒而饒輕矣至偏裨之中尙有稍可人意者而怯懦昏迷者太多孤軍無應勇者亦不敢前卽前亦無有不敗可勝歎哉先是十年六月廿六日有杭州解圍之奏與

保獎者百餘員藩司麟趾蕉園得勇號謂英逆來撲省城也時余宰仁和探報至隨壯愍登武林門遠望餘杭塘人家閨寂無礮聲無火光也徐而我兵開城過賣魚橋於湖墅一帶搜游勇十數人至譙樓殺之劉季三吳再升報捷云追至臨安平其逆壘其實英逆由湖州走廣建或有游逆旁掠并未來犯也壯愍外頗欣然而心亦知諸軍不足恃七月遣迎天竺大士供奉武林門城樓迎者先夕入天竺以筊卜之不吉強

迎入城擇花擇果旦夕行香後改供於吳山伍公祠五日行香爲杭民禱也又於東園設斗壇祈天永命也是時滿城亦釀金建金華將軍廟金華者青蛙之轉音也湧金門內舊有廟杭城初次被賊時青蛙游奕於滿弁家滿城得保羣謂得將軍之佑乃擇地爲建廟廟成飛甍耀日金碧眩人八月朔綠營八旗羣來賀神千貂萬騎香煙熏天余從當軸往觀則玻璃匣內設錦茵錦枕而一慘綠之物居其中睥其目金絲繞

之與以白酒則俯吸而不醉殊詫人瑞將軍多病不見客是日亦爲強起拜祝徵諸人而怯將不能抗敵徵諸鬼而蛙怒或可見軾與城陷後大士相被燬青蛙不知何往神且遭劫何論人哉至杭州素稱佛海寺觀樓臺架山壘壑十年被陷尙有存者至此蕩然矣賊圍城時日則內外礮聲相鬥擊錢江潮水爲之撼震夜則火光燎雲天作頽怒色亂民野掠百十爲羣亦不須燭照也考杭州自錢王獻土以來南宋增華逮元兵駐沙洲而潮不至宋恭北擁瑞昂南游城民未遭慘殺元季徐壽輝之攻七日而已至明之收浙西也李文忠下餘杭潘原明以城降中間倭寇焚雷峯塔而去

國朝定鼎潞王守杭先降於嘉興是自唐至今千餘年未遭此慘禍也宋陳無已謂世世子孫當居杭州非無先見也不意運際中興而民生被劫湖北則三次失安徽則兩次失又何憾於杭州與所異者浙民素柔弱而連年義憤前敢

於巷戰後忍於效死而無怨豈壯愍之堅志足以感激之與實亦

國朝培養人心之所致也會節相奏云浙撫王有齡紹人怨其腹削杭人服其死守亦瑕不掩瑜矣至浙軍與楚軍不相洽非一日矣咸豐五年會節相戎機不順坐窘豫章遣太史郭筠仙商餉於何桂清時王壯愍爲杭守以全善之區而絲毫未允陽借金陵爲推辭實因來函有平昔揮金如土一語芥蒂其閒浙軍之失外應此耳報入

朝廷以浙江糜爛乃命兩江總督曾兼轄浙江軍務會請派大臣赴粵抽釐以充浙餉

旨派晏端書航海赴粵又以總督慶端救援不力調兩廣總督耆齡援浙而以巡撫浙江之任特授統領楚軍援浙之京堂左云

别  
上



中国书店藏  
册数 定价  
2 5.00

